

從調查傳統建築看 關西人文風貌

文/彭振雄(關西鎮鄉土文化協會)

一、 關西客家傳統建築風貌田野調查談起

民國九十三年開始，在關西地區進行田野調查，是針對客家傳統建築風貌進行普查及訪談。當我們拜訪到每一處時，大多數保留至今的傳統建築都是成為祠堂及家廟，內部擺設歷代祖先牌位。大部分的興建年代是在清末至民初之間，較為富麗堂皇講究的建築是從大陸沿海(福建、廣東)請師傅並買建材興建的，有幾處仍然保留完整結構相當有歷史價值。但特別讓我們注意到的是：一些擺設歷代祖先牌位的公廳，經過改建及重修，用新的建材及風格，已經完全改變原來的建築風貌。據了解有些是宗族大體意見；有些是宗親外地賺錢，為要顯赫家族而回鄉奉獻興建。就其意義，實質上是有助於維繫宗族團體情感的凝聚力。尤其在定期祭祖時，更能見到宗親們盛情參與的景況。但就另一方面來說，新祠堂外表的新穎，卻讓客家傳統的生活文化風貌給流失了。

當然每一間伙房屋都有其名字，每座伙房屋也都有屬於它歷史的故事；但在這伙房屋裡住過的人們，一代一代的延續下去，不止是香火而已，更是將那蘊含深深的情感傳承下去。但現代人多數喜歡住在水泥叢林的都會區裡，似乎那份情感已經不那麼重要。那個時代的童年田野樂趣、年節裡熱鬧的日子、大家族的和樂生活、各項廟會活動．．．等，這些在在反應出生活中濃厚的家鄉情感。

從此次田野調查中，筆者有一股強烈的感受：客家族群重要的文化內涵，而在這文化內涵裡，包括了許多的層面，我們無法面面俱到地顧及各個層面的歷史還原。更深層的文化，還需要更多時間去探究，才能夠呈現及傳承。在此就只能轉達訪談記錄所呈現出的一些文化內涵。



保留完整結構的傳統建築



新建材、風格的祠堂

二、 看到關西人的人文特質

人情文化

在下橫坑一位讓人感動及佩服年長者，執著他的堅持抑或是對祖先的一個交待，堅持保存具有 110 年歷史，擺設歷代祖先牌位的茅草屋公廳。這也是關西地區唯一保留、維護至今的茅草屋，它見證了先民開墾的艱辛歲月。長者用親切的**海陸話**，跟我們一一道來這家族及他個人的歷史。85 歲高齡的他，非常清楚敘述著這一甲子多的歲月辛酸史：他是養子，3 歲時就被帶來這家族，繼承家族第 18 世。兩個兒子相繼去世，讓他一直無法釋懷。他那份純樸和藹的真，從對我們敘述中，將喜怒哀樂表露無遺。樑上有兩個掛了 50 年的燈籠，供桌上有一個 105 年歷史的燭台。問他為什麼要保留這間茅草屋及燈籠、燭台？他說：「它有祖先遺留下來的感情，更是紀念先祖的方式，因為過世的祖先，靈魂還常會轉來屋下保護屋下人。」這些表記意義深厚永垂不朽。大門是用兩片樟木製成的，最特別的是：門不只是用左右方向的對門，還另加上下方向的直門。據長者說：當初如此設計的原因，是防止土匪來襲時撞門。增加上下方向的直門，土匪就撞不開了。說到土匪來襲，長者還把一段歷史講給我們聽：山上人煙悉少，「隔壁」鄰居離你最少有半座山遠。（此種居住模式源於早期客家先民開墾山區的環境，各自耕種並就近定居在自家的山頭）當有土匪來襲時，會先聽到前山的人敲鑼警告，就會趕緊丟下農事回家門緊各個門窗，並在屋內最安全的地方躲藏，等待前山發出的「解除信號」。長者說：那時候大家都很窮，家裡其實也沒甚麼好搶的；但就是因為窮，才更不希望有任何損失。而同庄的鄰居都會互相照應，婚喪喜慶也都會互相幫忙，農事上也用互相換工的方式。彼此的關係是相當緊密的。



110 年歷史的茅草屋



50 年燈籠



105 年燭台

教育文化

天祿堂一位劉姓長者，今年 84 歲，是家族第 21 世，受過日本教育 6 年，很喜歡唱客家山歌。第 13 世祖先從廣東平遠縣遷移來台，至今已有約 150 年。我們訪談時，長者特別把其家族的祖譜拿出來給我們參考。20 公分厚的家譜，記載著從來台祖到現在的家族記錄。從其族譜的完整性及豐富性，可看出這個家族對文化傳承的重視。整個家族男性成員的取名，至今還一直沿用世系表「士守信義忠為國瑞孝作家聲可傳萬世」。家族雖然不是很顯赫，但也出了許多的教育界的人士，劉姓長者用流利的四縣話說：「以前祖訓就是要教導後輩多讀書，辛苦耕田和種茶園，收成就給子孫讀書，要耕種幾甲的山林地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每日天未光就上山，要做到團黑樣轉屋，就是過年樣撩幾日，現在最希望的是年節時全家族回來，做得在禾埕鬧熱共下吃飯。」家族的相聚有助於維繫宗族團體情感的凝聚力，不一定只有在祭祖時，一年才碰那麼一次面。農業社會時代，四代同堂是一個非常溫馨的家庭生活模式。大家族共同生活，從中會學習許多忠孝節義、上行下效以傳承後代，重視輩份的觀念讓子孫有所依循。而教育的根本出自於家庭，家庭教育如果沒做好，光靠學校教育是一件非常難的事。



僅存有門樓之一天祿堂劉屋

水圳文化

德星堂一位陳姓長者，今年 64 歲，是家族的第 22 世。第 15 世祖先從廣東梅縣遷移來台，來台祖 65 歲時遷徙到芎林，1895 年時入墾關西，86 歲時去世。現整個家族共有 536 人，這家族史中特別值得提的是他們的水圳。水源頭離他們的住家很遠，而且中間隔著兩座山，當年家族中 20 幾位的壯丁花了一年的時間，開鑿 300 多公尺長的山洞來打通水圳。每年各房要派代表到山洞裡清理阻塞物。他們能團結家族的力量，克服天然屏障，排除萬難，其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。他們社區與水圳的關係是，息息相關、密不可分，舉凡傢俱衣物的盥洗及農作物的灌溉。



穿越山洞的水圳

至今，每天一大早及傍晚時，還有一些年長者聚在這裡洗衣服。一條潺潺流水的圳，不知多少年華歲月終此流過。除了颱風以外的每一天，在這水圳旁邊住的人家，清晨、晌午過後，總是三五成群不約而同的，來到這裡清洗每一位對家庭所付出的愛。這條水圳就因她們的到臨，打破了晨間的寂靜。日落後的餘溫，也因她們而加溫，頓時間而熱鬧起來。隔壁家六孀對面的姑婆，東家的長西家的短，是她們每天的話題。不管年紀，那每雙洗衣的手不斷的洗滌、搓柔，並揮動圳裡的水。肥皂因打散在盆裏，構成一圈又一圈的泡泡，圳水流走的是每一位洗衣者的執著，更流走了歲月。

執著傳統



這條水圳總長 3 公里，下屋的彭屋，也靠這條水圳灌溉農作物。因水源的權利屬於陳屋，彭屋就用一塊土地交換水權。所以至今山下的彭屋，就有一塊屬於陳屋人種菜的田地，這也成為地方上的美談。隨著時代的進步，洗衣機取代了洗滌衣物功能，方便生活作息；卻豐富不了生活的文化內含，似乎訴說著人們與水圳的關係，越來越疏遠。

水窟文化

九如派豫章堂羅家，12 世祖先從廣東焦嶺遷徙來台，從苗栗頭份上岸來到關西。其祖祠是關西地區唯一的「五斗型」建築。受訪者是第 18 世的羅先生，他特別把一些家族珍藏的古文書拿給我們參考。內容是記載來台祖至今入墾開拓關西的歷史文件。羅家的家族歷史，正是關西客家歷史的縮影，對於了解關西的開拓史，非常有參考價值。其附近有一個泉水窟，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泉水窟，卻將居住於附近婦女們的生活習性，顯現無遺。不論是冬天或夏天、晴天或雨天、清晨或夜晚、婆婆或媽媽、外藉新娘或本地媳婦。一年四季的每一天，在清澈的水窟邊，都有他們辛勤洗衣的身影、歡樂不斷的談笑聲……這個「泉水窟」雖然看來毫不起眼，它的水質卻非常清澈透明，即使冬天旱時也不會乾涸。早期這社區裡，舉凡取水、洗滌、浸泡……構成完整親水的生活文化。在這個屬於他們的生活空間裡，沿續著生活文化的內涵。



關西唯一的五斗型建築



泉水窟

三、 關西人的移民史

客家人是一個遷徙的民族，經過幾次的移民潮，來到廣東沿海一帶。而關西人是從那裡來的呢？依據一些數據我們了解到關西早期人口大部分是從廣東移民來的。(參考臺灣客家人口統計及分析)

- 1.1905 年人口統計 關西鎮 96.70% 為廣東客家系
- 2.1925 年人口統計 關西鎮 99.07% 為廣東客家系
- 3.1935 年人口統計 關西鎮 98.87% 為廣東客家系
- 4.1956 年抽樣調查 關西鎮 96.20% 為廣東客家系
- 5.2004 年抽樣調查 關西鎮 86.90% 為廣東客家系

究其來臺遷徙的路線，大致是從臺北淡水及苗栗中港登陸，在乾隆末年逐漸來到關西。初期最主要的墾民是由衛阿貴入墾帶來的，從乾隆五十六年到光緒二十一年這 100 年間，陸續有開墾人口來到關西。當這些移民安居落戶，必然將其原有的語言、文化、宗教、習俗一併帶入，相對的也將食、衣、住、行、育、樂也帶入本地。從以上數據，我們可以清楚了解，關西是道地的客家庄。

四、 現在的省思

日據時代曾經是樟腦業及茶葉的興盛時期，一些開發計劃及建設，如六福村、高速公路、省立醫院、五金精密園區、高爾夫球場等落腳關西，這些開發計劃及建設，鎮民沒辦法參議的就默然承受，而那徵詢民意的卻貿然否決。即便如此，並沒有為關西帶來另一種景象。這十幾年來，人口總數一直都維持在三萬二千多人，留下年長者在關西，一年領政府二億的老人年金。屬於客家鄉鎮的關西，能代表客家風貌的是甚麼。我們幾乎快找不到屬於關西這塊土地原有的客家人文風貌。客家傳統建築一棟接著一棟凋零，語言也逐漸流失。現在能代表「客家」的，難道祇有一條賣廉價客家菜的美食街。到底這裡的人們，是如何面對自己成長生活的週遭環境。

有人認為，維持現況是好事，不會因為開發計劃及建設破壞鄉村風貌，如此說固然是好，但那所謂鄉村風貌又在那裡呢？客家人的鄉土人情不見了，勤勞節儉的風範亦不在。

五、 結論：客家族群的共同記憶

我的心情一直被五十年代的情景吸引著，如果時光能倒退，我真想好好的記錄當時的人、事、地、物。與現今時代比較，那時讓人覺得多麼祥和、溫馨、人情濃厚，也單純多了。而那時人們到底是甚麼樣的「家鄉情感」和「鄉土生活典範」，過著甚麼樣的生活文化風貌。人情文化、教育文化、水圳文化、水窟文化、禾埕文化、店亭下文化，這些一直都是我最大的興趣。

回憶，我們就祇得靠記憶來敘述的歷史，每個人都會有在心靈處的回憶，只是儲存的方式因人而異。對一些人來說，還來不及適應時代的快速變遷，現實的生活衝擊著回憶中的人、事、物，心理不免產生許多的感慨。

現代人距離很近，但心靈卻離的很遠。人心的冷漠，人情的淡薄，住家圍牆蓋的高高的。如何才能找回這片土地上彼此的生活關係？雖然我們都是寄居於這塊土地上，但也對這塊土地有深厚的情感。有道是人不親土親，寄望對這土地的情感，能激發出對家鄉的愛。以前的生活雖然清苦，但能彼此相信、彼此關照、彼此幫助、彼此讚美．．．。過去藉由如此「彼此」，激發了他們的愛心，無形中凝聚他們的生活共同體。現在社區裡有媽媽教室及各種研習班(山歌班、舞蹈班、花布班、烹飪班)社區晚會、地方廟會活動等，讓社區人們情感熱絡起來。政治及黨派活動會讓人自高自大，自私自利，唯有愛才能建立彼此的鄉土意識。聚集活動是社區發展的原動力，藉著時常的聚集，可去除彼此間的隔閡，並且可將彼此的豐富經驗分享出來，一同經歷享受團體的愛。

我想找回家鄉情感，現今時代也需要家鄉情感。而甚麼是家鄉情感？「原貌」才是家鄉情感的「根」！「原貌」更是鄉土生活典範的根。也只有「原貌」才能讓我們找回祥和、溫馨、人情濃厚及純真。以前常會有人奉茶，在村莊裡的大樹下、茶亭裡、伯公下的聚集聊天或唱山歌，這些就是家鄉情感。這「原貌」已逐漸消失，消失的速度亦步亦趨地隨著傳統建築的拆除而加快，更隨人們追求資訊時代快速而飛逝。在追求「價值觀念」下，人們似乎沒那麼在乎這樣的「原貌」。

藉由各種訪談記錄、影像記錄，我想呈現一些這「原貌」。期望能留住或抓住一些「原貌」，讓「家鄉情感」和「鄉土生活典範」的生活文化風貌再現。

參考書目

- 1943 (臺灣聚落之研究) 臺灣文化論叢
- 1987 (傳統建築手冊) 藝術家出版社
- 1999 (清末關西地區散村的安全與防禦) 新竹縣文化局
- 2001 (台灣客家地圖) 貓頭鷹出版社
- 2003 (臺灣客家史研究)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
- 2004 (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)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
- 2005 (關西客家傳統建築風貌普查) 田野調查 未出版